

朱子語類
壹冊



09137

朱子語類



福州正誼
書院藏版

原序

竊惟千古斯道之傳首重在見知其次莫如聞知見知則親承其盛如七十子之於孔子無行不與不獨言說之聞而已也聞知則去聖日遠不獲睹其音容所賴者言說之存識大識小以私淑艾而已是二者均道之所寄而未始有先後之分者也顧嘗思之論道而專求諸語言文字之間則道晦矣抑論學而不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道亦泯矣所以孔門之教不離乎論語上下篇以相授受在當時門弟子則見而知之後此舉皆聞知者也其由來遠矣有宋文公朱夫子出上接孔孟之真傳於四子之書有集註有章

朱子語類

原序

一

正誼堂

句有精義或問等書剖抉精蘊無復遺憾卽以上班顏曾之列其深契道妙不過如是至於平生言有教動有法聲爲律身爲度則又莫備於語類一書蓋當時與諸門人問答之辭淺深互發無所不盡是亦猶孔門之有論語也夫道一而已矣士生千載而下不及見孔子見朱子如見孔子焉孔子性與天道所未易聞間朱子之言則可知孔子之言矣然則語類也者其誠爲大道之航筏而聖門之階梯也寧非急務哉余慕古志迂旣編輯朱子文集而復重訂語類以公同好念窮鄉僻壤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苟能於此而究心焉則亦何異於登仁智之堂考紫陽之

鐘而日間警欬也乎顧所慮者章句之徒泥於訓詁無由
知有弘通簡易之至理矜才能者肆其夸誕無與適乎仁
義中正之經涂則雖有前聖往昔與之覲面周旋亦一交
臂失之而況於語言文字之間能沈潛玩味乎語言文字
且不可得而況可望於無聲無臭之中而神明會通也乎
是以每歎士生今日載籍甚盛而讀書不及古人議論甚
多而識見不及古人學問甚博而根本不及古人總之病
在浮華鮮實耳今試與讀朱子語類之書理無微不至析
道無往而不貫學無弊而不究開卷如目提面命循循善
誘各極其量然後知聖學之規模至大至正孔孟之指趣有
朱子語類

原序

二

正誼堂

本有原所謂見知知此而已所謂聞知聞此而已是何也
夫道一而已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季秋月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
之正誼堂

朱子語類輯略目錄

卷之一

理氣

鬼神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性情心意等名義

仁義禮智等名義

卷之二

小學

總論為學之方

朱子語類

目錄

論知行

讀書法

持守

卷之三

力行

孔孟周程張子

周子書

卷之四

程子書

張子書

邵子書

程子門人

延平李氏

南軒張氏

卷之五

自論為學工夫

論自註書

附外任 兩任
雜記言行

論治道

附論取士 論兵刑
論民 論官

訓門人

卷之六

朱子語類

目錄

訓門人

卷之七

訓門人

論諸儒

論諸子

老釋附

卷之八

論本朝人物

歷代

戰國漢唐諸子

雜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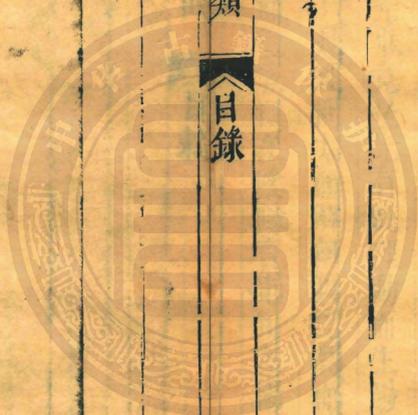
論文
拾遺

朱子語類

目錄

三

正誼堂



疏文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一

饒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受業諸子參校

理氣

太極天地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

朱子語類

卷之一

正誼堂

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

清

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

物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人

問理與氣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又問元亨利貞是備箇動靜陰陽之理而易只是乾有之曰若論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孔子見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二

正誼堂

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此伏羲自是伏羲易又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又卻出入乎其閒也

夔孫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卻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

人傑

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爲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

化聖人有心而無爲

淵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切謂天
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
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
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爲天地之道
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
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
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卻自定程子曰以
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
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中閒欽夫以爲某
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旬當只是一生物爲心一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閒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
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
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
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
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
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
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
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
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
處只恁定說不得

夫道

帝是理爲主清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
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摧在中閒隕然

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道夫

季通云地上便是天端蒙

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
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
揚

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熟一羊腓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

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

朱子語類 卷之一 四 正誼堂

爲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義剛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

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沈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

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歷家算氣只算得

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清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

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

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

新起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

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甚多如蝨然揚

數只是算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箇氣陰陽播而爲五行
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
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
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
夭皆然故有參錯不齊如此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
然則其氣偏行故有得其氣清聰明而無福祿者亦有
得其氣濁有福祿而無知者皆其氣數使然堯舜禹皋
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夷齊得其偏者也至如極亂之
後五代之時又卻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者是極而
復者也如大睡一覺及醒時卻有精神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五

正誼堂

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
是質他又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卻是陰陽二
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
便是陽乙便是陰高

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

端蒙

氣之精英者爲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爲金木水火土
者是神在人則爲理所以爲仁義禮智信者是也植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
理不可不知康節卻細推出來備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

可學

論陰陽五行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邵伯溫載
伊川言曰向惟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

理也
方子

問四時此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
土寄旺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
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共湊成三百六十
日也
備

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
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道夫

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

朱子語類

卷之一

六

正誼堂

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
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卻是將
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道赤道十字
路頭相交處廝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
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
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卻南北相向日所以蝕於朔者月
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
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歷家又謂之暗虛蓋
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著其中暗處故月蝕
間

天一日周地一遭更過一度日卽至其所趕不上一度月不及十三度天一日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及日矣與日一般是爲一期

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天必差過一度日一日一夜一周恰好月卻不及十三度有奇只是天行極速日稍遲一度月必遲十三度有奇耳因舉陳元滂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歷法亦只管差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卻在斗明德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七

正誼堂

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於天一日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爲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緩比天爲退十三度有奇但歷家只算所退之度卻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書疏璣衡禮疏星回於天漢志天體沈括渾儀議皆可參考闕

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

過角些子日日彙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次日仲默附

至天說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

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

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

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

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

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

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

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

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

朱子語類

卷之一

八

正諳堂

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

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

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

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

也先生以此示義剛曰此說也分明義剛

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日正是月行得遲問日行

一度月行十二度有奇曰歷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爲進

底度數天至健故日常不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天
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
見月退處問如此說則是日比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
行遲了十三度有奇曰歷家若如此說則算著那相去
處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聞李通云西域
有九執歷卻是順算

胡
詠

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爲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
在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
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
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

揚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九

正誼堂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
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
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因云
禮運言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如此則氣不和
時便無月恐無此理其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彼必不
會以理推之若以理推之則無有盈闕也畢竟古人推
究事物似亦不甚子細

壽

日食是爲月所掩月食是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好無

食揚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李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

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
先生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
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
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亦有光故見其圓滿
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云月常有
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
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明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
然非地影乃是地影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
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

朱子語類

卷之一

十

正誼堂

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
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
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

夜明多是星月蚤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鑠退了星月之
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

揚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
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

西高山上亦無雨雪

廣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
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攢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

數大陰元精石亦六棱蓋天地自然之數

備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

本

今之造厯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

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鐘律紐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

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

朱子語類

卷之一

十一

正誼堂

厯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厯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常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疏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厯者其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

備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者

何貴乎修治日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夫

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

揚

蔡伯靖曰山本同而未異水本異而未同

德

明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止

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

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

山管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

泰山管於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

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

消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

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嶧冢漢水之北生下

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

乎兩浙閩廣

側

鬼神

或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卒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

須於眾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

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

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

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為知也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意亦如此

必大

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
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
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
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
理如此去

偽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
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魄者神之盛也精氣
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游魂爲變魂游則魄之降可

知升
卿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閒無非氣人之氣與
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
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

格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

蓋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
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曾此則所謂不正邪暗
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
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閒萬事皆此理
但精麤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卽此便

見道
夫

因說神怪事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
方

問生死鬼神之理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
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爲主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
者爲氣濁者爲質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陰之爲也
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
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
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
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
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

朱子語類

卷之一

四

正誼堂

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
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
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
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旣是他
子孫必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
聚釋氏卻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閒常只
是許多人來來去去便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
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嘗盡而
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
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

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羶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

問祖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五

正誼堂

數多實分數少底賜

先儒言口鼻之嘘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說得大

槩卻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

便是魂魄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愈思量計度底

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目而聽

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晶熒之義魄是一箇

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

火先散則不能爲崇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

盡少閒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爲崇蓋

魂氣猶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

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
是守字卻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
放些子出便麤了也 備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
備

魂散則魄便自沈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便是如此
問人死時是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日如此
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

朱子語類

卷之一

六

正誼堂

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係之亦可延且如
我與人俱有十分我才用出二分便收回及收回二分
時那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能少延此卽老氏作
福意老氏惟見此理一向自私其身 備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託生者是偶
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
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
之常理也 人傑

光祖問先生所答崧卿書云 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爲厲別

是一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

故強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
婦殺夫密埋之後爲祟事才發覺當時便不爲祟此事
恐奏裁免死遂於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
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
則死者之冤必不解又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
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
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
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賀

問游魂爲變聞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漸

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七 正誼堂

而成妖孽若是疴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
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又如其取
精多其用物引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
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
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
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
蔡說卻似不說得循環意思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
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
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嘘吸爲氣耳目聰明爲魄
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人

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家修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賀孫

長弘死三年而化為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廣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為以敵之者曰後世人心姦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

問性卽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互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然朱子語類 卷之一 六 正誼堂

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賀孫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為主而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閒公共之氣

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
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閒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
攝天地負荷天地閒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
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
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
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
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邊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
此姑謾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
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
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閒聖人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九 正誼堂

亦只是略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

義剛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卽祖先之
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閒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
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
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
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
是有箇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
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
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

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

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

義剛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
卻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
他根卻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
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卻通只是一水
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
了然他根卻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卻能引聚得他那氣
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
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
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
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
說要人自看得世閒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
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閒
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
金縢中乃立壇墀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有不
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
有鬼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

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且代某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於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畱他在世上定徐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卻疑周公不應自諍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只是要代武王之死爾用之間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王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萌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康叔云相奪子饗蓋晉侯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鯨之

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句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間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卻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閒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

問

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曰鬼神之理卽是此心之理

格

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於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

問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燭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

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然其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子蒙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覺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籠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是將生氣去接他便

子蒙

是覺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氣去接他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說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霤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賀孫

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

雷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祖壯

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眾人心都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畱吳太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因舉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

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變孫

朱子諸類

卷之一

雷

正誼堂

風俗尙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眾人捧擁謂禍福立見居民纔出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階旁眾人闐然以爲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腑食物不著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嚴某告以從眾何爲不意公亦有此語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爲禍福請卽葬某於祖墓之旁甚便又云人做州郡須去淫祠若繫

救額者則未可輕去

賀孫

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當初是李冰因開離堆
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
閒封爲王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甚麼真君遂改封爲
真君向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語云我向來封
爲王有血食之奉故感福用得行今號爲真君雖尊凡
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感福之靈今須復我封
爲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
還復一時用兵託爲此說今逐年人戶賽祭殺數萬來
頭羊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項稅錢利路又有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五

正誼堂

梓潼神極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大抵鬼神用
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爲靈古人覺鐘覺龜皆此意

賀孫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閒有
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
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

鍊了

人傑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這幾箇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呼喚得都一般畢竟是
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此箇道理其傳猶

未混如劉定公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鄭子產論伯有
為厲事其窮理煞精

廣

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

大雅

或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
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
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
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
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為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
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

求用力之多寡耳

大雅

朱子語類

卷之一

美

正誼堂

先生答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
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問理同而氣異

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
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
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

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
近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注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

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
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
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

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
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
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個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
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
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
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
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
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
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性者人之性有逆物之性者廣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
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葦屋之下有
所遮蔽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
在葦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
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
於虎狼之仁豺獾之祭蜂蟻之義卻只通這些子譬如
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
說話而已

或說人物性屬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

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
碗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
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卻只是

此日變
孫

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
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碗去取只得
一碗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
備

某有疑問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
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
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細縉交感萬變不齊則是
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
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
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
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
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
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
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
生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

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措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闕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爲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爲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先生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批云此一條論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者亦已略爲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

析

一草一木皆大地和平之氣

傑人

天下之物至微不至細者亦皆有心只是有無知覺處爾且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有箇好惡在裏至大而天地生出許多萬物運轉流通不停一息四時晝夜恰似有箇物事積踏恁地去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又問

如仰見天地之情曰人正大便也見得天地之情正大
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未嘗有些子小處道夫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
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祖道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
木是得陽氣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

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
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鵬之類是也草木都是得陰

氣然卻有陰中陽陽中陰者端蒙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

不復悅懌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

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

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

戕賊之便彫瘁亦是義底意思因舉康節云植物向下

本乎地者親下故濁動物向上本乎天者親上故清淵

猴之類能如人立故特靈怪如鳥獸頭多橫生故有知

無知相半明德

冬閒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蠟梅皆然至

春花則易謝若夏閒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

一日必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閉才發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了死此亦是氣將脫也廣

看茄子內一粒是箇生性方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麤之不同自朱子語類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麤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獾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

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

閒

問氣質之性曰纔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朱子語類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

韓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卻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麤莫不有是理性卽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

砥

問趙書記一日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曰孟子言性

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
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費
初不會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才說相近須有兩樣
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
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
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
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 浩

問孟子言性善伊川謂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
伊川謂是氣質之性固已曉然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
不知是極本窮原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性也只是一般
朱子語類 卷之一 正誼堂

天之所命何嘗有異正緣氣質不同便有不相似處故
孔子謂之相近孟子恐人謂性元來不相似遂於氣質
內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道性無有不善卽子思所
謂天命之謂性也 浩

孟子未嘗說氣質之性程子論性所以有功於名教者以
其發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冰
釋矣退之言性亦好亦不知氣質之性耳 人傑

理在氣中如一箇明珠在水裏性在清底氣中如珠在那
清底水裏面透底都明理在濁底氣中如珠在那濁底
水裏面外面更不見光明處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

珠如在深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

胡泳

問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

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

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又曰

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

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

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轉語須著說是形

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

分曉直截卻於這些子未甚察又曰了翁云氣質之用

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

朱子語類

卷之一

善

正誼堂

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

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爲須是看人功夫多

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

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著如此說方盡

闕祖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

常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

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爲其

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

正而爲聖人也

闕祖

先生曰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如

何曰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曰金水內明日火
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可學

問人有強弱由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曰亦是

氣如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少曰如才不足人明得

理可為否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為所謂克念作聖是也

然極難若只明得一二如何做得曰溫公論才德如何

曰他便專把樸者為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

是才亦是德可學

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格

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

朱子語類 卷之一 正誼堂

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

值遇不一端蒙○以下兼言命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

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

聖愚賢否皆同活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

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

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

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

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

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

清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
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
便爲聖爲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
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
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頽薄濁者便爲愚不
肖爲貧爲賤爲夭夭有那氣生一箇出來便有許多物
隨他來又曰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
看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也備嘗謂命譬如朝廷
誥敕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做官性譬如職事一般郡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守便有郡守職事縣令便有縣令職事職事只一般天
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許多職事氣稟譬如俸
給貴如官高者賤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
壽如兩三年一任又再任者夭者如不得終任者朝廷
差人做官便有許多物一齊趁後來橫渠云形而後有
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焉如稟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裏面稟得昏
濁者這道理也只在裏面只被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
底裏面纖毫皆見渾底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他只見
得大本處未說得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論

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孟子只論性不
論氣便不全備論性不論氣這性說不盡論氣不論性
性之本領處又不透徹荀揚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
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見半
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
以立爲三品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
禮智爲性以喜怒哀樂爲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箇氣
字寓

問顏淵不事短命伯牛死日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日有
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日命之正者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五 正誼堂

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
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
可易如何日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
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
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木

履之說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因問得清明之氣爲
聖賢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者爲富貴薄者爲貧
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
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耶抑其所稟亦有

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
聖賢卻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
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
爲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
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寔若停勻
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
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
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不能得他恰
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
寒或熱或清爽或鶻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
朱子語類

卷之一

天

正誼堂

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
何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
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
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
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又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
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
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
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
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是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未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為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
好人可畏可畏

備

性情心意等名義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

如此否曰然賀孫

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議

鄭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纔成箇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箇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文字須活看此且就此說彼則就彼說不可死

朱子語類

卷之一

四

正誼堂

看牽此合彼便處處有礙清

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著砥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燭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清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著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節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節

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如
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
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端蒙
在天爲命稟人爲性既發爲情此其脈理甚實仍更分明
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爲言耳據性上說寂
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
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義
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
盡曉得此心者由知其性也大雅

履之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

朱子語類

卷之一

聖

正誼堂

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主宰運用
底便是心性便是會恁地做底理性則一定在這裏到
主宰運用卻在心情只是幾路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
底卻又是心道夫

或問靜是性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且如天命之謂性
要須天命箇心了方是性漢卿問心如箇藏四方八面
都恁地光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窗中有一猴這邊叫
也應那邊叫也應曰佛家說心處儘有好處前輩云勝

於楊墨

賀孫

舊有五峯說只將心對性說一箇情字都無下落後來看

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有大功始尋得箇情字
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
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
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
用心字只一箇字母故性情字皆從心備

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
不能無病便似性外別有一箇知覺了

孟子道性善善是性合有底道理然亦要子細識得善處
不可但隨人言語說了若子細下工夫子細尋究自然
見得如今人全不會理會才見一庸人胡說便從他去

朱子語類

卷之一

聖

正誼堂

嘗得項平甫書云見陳君舉門人說儒釋只論其是處
不問其同異須敬信其說此是甚說話元來無所有底
人見人胡說語便惑將去若果有學如何謾得他如舉
天下說生薑辣待我喫得真箇辣方敢信胡五峯說性
多從東坡子由門見識說去謙

伊川性卽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顛撲不破砥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
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
情非籠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端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

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
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

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

寓○以下兼論意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若海

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禀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

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

比於情意尤重

情

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

意柔志陽而意陰

卓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閒發處志如俄

朱子語類

卷之一

聖

正誼堂

意如侵

升卿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恁地去做

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

又問如北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

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為大也心譬

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

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

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

天才稟於氣是也只有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便合著

氣了心本未嘗不同隨人生得來便別了情則可以善

可以惡砥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道
夫

仁義禮智等名義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

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胡

泳

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獨得盛德至善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身之極致而言誠忠字信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字見於事之

朱子語類

卷之一

四

正誼堂

謂信端

蒙

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為德發見於行事為百行節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

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

為誠處亦有言誠慤為誠處不可只以實為誠而以誠

慤為非誠也砥

問誠信之別曰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

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眾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未可

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

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夔

孫

問一與中與誠浩然之氣爲一體事否曰一只是不雜不
可將做一事中與誠與浩然之氣固是一事然其分各
別誠是實有此理中是狀物之體段浩然之氣只是爲
氣而言去
偽

問向蒙戒諭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
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今以樹
爲諭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幹與枝
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
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誠實意在
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彫

朱子語類

卷之一

畧

正誼堂

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閒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
名字出來四者以五行各有配惟言配土以見仁義禮
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
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
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
謂大明終始也大雅

吉甫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曰說仁便有慈愛底
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直卿
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

仁包禮義包智力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卻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反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爲陽吸爲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

備

百行皆仁義禮智中出

節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爲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

朱子語類

卷之一

巽

正誼堂

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文蔚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

說得是

大雅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卻是動智卻是靜曰周子太極圖中是如此說又曰某前日答一朋友書云仁體

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人傑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知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

同而不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閒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板築之有榦不貞則無以爲元又曰文言上四句說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者乃眾善之長也亨者乃嘉之會也會猶齊也言萬物至此通

朱子語類

卷之一

聖

正誼堂

暢茂盛一齊皆好也利者義之和處也貞者乃事之榦也體仁足以長人以仁爲體而溫厚慈愛之理由此發出也體猶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之體嘉會者嘉其所會也一一以禮文節之使之無不中節乃嘉其所會也利物足以和義義者事之宜也利物則合乎事之宜矣此句乃翻轉義字愈明白不利物則非義矣貞固以貞爲骨子則堅定不可移易

錄

公在前恕在後中間是仁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

可學

仁將公字體之及乎脫落了公字其活底是仁

方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

而無失便是中

道夫

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

道夫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

夔孫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

愛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龜山卻推惻隱二字曰龜山

言萬物與我爲一

云

說亦太寬問此還是仁之體否

曰此不是仁之體卻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覺謂覺爲仁

不可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

明德

朱子語類

卷之一

哭

正誼堂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

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

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

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

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流焉遂蹉過

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

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

知上卻多只些少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

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

痛

義如利刃相似曾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聖
賢雖千言萬語千頭萬項然一透都透如孟子言義伊
川言敬都徹上徹下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爲之是敬恭形
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
敬爲切痛

朱子語類

卷之一

吳

正誼堂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受業諸子參校

小學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令人全未會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錄

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取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做去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

錄

古者小學已自暗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只就

上面加光飾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一

正誼堂

為主收斂身心卻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

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

閒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賀孫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

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

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

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攤初頭如說

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

賀孫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

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卽教做
對稍大卽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
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
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大雅

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道夫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廣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
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
士之子嘗爲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
會來然自身又卻在規矩準繩之外義剛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二

正誼堂

總論爲學之方

這道體浩浩無窮

道體用雖極精微聖賢之言則甚明白若海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
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
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儒用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

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皆是定本人傑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
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
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
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
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
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備

這箇道理各自有地頭不可只就一面說在這裏時是恁
地說在那裏時又如彼說其賓主彼此之勢各自不同
備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
頭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
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
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
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 謨

爲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卻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
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箇大規模先去修治得一閒半

房所以不濟事 備

識得道理原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
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

少木去起屋少閒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

放處賀孫

須就源頭看教大底道理透闊開基廣開址如要造百閒

屋須著有百閒屋基要造十閒屋須著有十閒屋基緣

這道理本同甲有許多乙也有許多丙也有許多賀孫

學須先理會那大底理會得大底了將來那裏面小底自

然通透今人卻是理會那大底不得只去搜尋裏面小

小節目植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

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

朱子語類

卷之二

四 正誼堂

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

不快活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

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

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

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

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

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

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

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成已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已之中須是如此推去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卽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曰如今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卻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

明作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頭目工夫後方做得卽今逐些零碎積案將去才等待大頭目後方做卽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去做斷以不疑鬼神遊之需者事之賊也

至

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不覺難既識得箇入頭卻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江文卿云

只先生一言一語皆欲爲一世法所以須著如此日不
是說要爲世法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著如此
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合下當然賀孫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
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
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怠地抱
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
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
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消喫也得到
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賀孫

朱子語類

卷之二

六

正誼堂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
迷而不反聖人爲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
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

與物異若迷甚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大雅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關了自家底知學
問則方無所欠關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廣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

不是過外道祖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眞實道理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黜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爲此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富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

謀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眞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誦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要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謀

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曾做一

件事看遇事則且胡亂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

雖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

弱事又曰爲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寬快去寓舉聖

門弟子惟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

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

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踈敬也

寓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
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事振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
似聖人圓慧便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

聖活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升

為學不進只是不勇壽

不可倚靠師友方

不要等待方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閒有事

朱子語類

卷之二

八

正誼堂

午閒無事則午閒便可下手午閒有事晚閒便可下手

卻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

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

何緣長進益

大抵為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

鈍之資卻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伯

為學勿責無人為自家剖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

做工夫要自見得道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可

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德

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

至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道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

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
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
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二萬竈明日一萬竈又如韓信特
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
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
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行力

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九

正誼堂

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當

爲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
著力不放松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
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
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
此船不得上矣恰

學者爲學譬如煉丹須是將百十斤炭火煨一飽方好用
微微火養教成就今人未曾將百十斤炭去煨便要將
微火養將去如何得會成恰

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瘡

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

振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驥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

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

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從周

不帶性氣底人為僧不成做道不了

方

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閒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

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

方子

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簡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之際為

己者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漫恁

朱子語類

卷之二

十

正誼堂

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

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己事要須

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又字

賀孫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

步實做將去

廣

只是實去做工夫議論多轉開了

德明

為學須是切實為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

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

不住

錄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

與已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

相干涉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卻有長進方可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

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

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見須是見得確定

須是心廣大似這箇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七

正誼堂

最怕麤看了便易走入不好處去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

大凡學者無有徑截一路可以教他了得須是博洽歷涉

多方通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着也須易

曉讀也須易記

大本不立小規不正

刮落枝葉栽培根本

開闢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若只是握得一箇鶻崙底果子不知裏面是酸是鹹是苦
是甜須是與他嚼破便見滋味嘗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
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問之後斷以寬
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為心不可促迫也人
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
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
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洽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卻能盡快我意要在虛

心以從善升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人傑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

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

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

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

端蒙

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卻須終有到時惟

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

必大

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工之實不必費辭使

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汎為端緒

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人傑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三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

於事道

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

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爲學亦當如此曰

然壽

切須去了外慕之心力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

文蔚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閒萬事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顛倒迷妄耽嗜戀著無二不是戲劇真不堪著眼也又

答人書云世閒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胷中惟有窮

理修身爲究竟法備

論知行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

論輕重行爲重

祖問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

磨自修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

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

泳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腳說但只要
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為先論輕重當以力行

為重端蒙

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閒都成一箇物事所謂

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才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

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為始也變孫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儒用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

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

得賀孫

朱子語類

卷之二

南

正誼堂

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日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

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

致知一段德明

人須做工夫方有疑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礙彼一

事便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兩事便相礙居敬是箇

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只此二

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廣

致知敬克已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已

則是拒盜致知卻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曰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已蓋敬勝百邪便

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端蒙

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大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

道夫○以下論知爲先

有人專要理會躬行此亦是孤去偽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幹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成只是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傳說云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彼聞古訓何消讀

他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裏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傅說說起他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于學則其德不知不覺目進也

變孫

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閒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閒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閒都射在別處去了

卓○以下
專論知

朱子語類

卷之二

六

正誼堂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

賀孫

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知如何理會箇得恁少看他自是甘於無知了今既要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要半青半黃下梢都不濟事

道夫

○以下
窮理

人生天地間都有許多道理不是自家硬把與他又不是

自家鑿開他肚腸白放在裏面

賀孫

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陽

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

宿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為物塞了而今麤法須

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

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舊見戀不肯捨除是大

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

夔孫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

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

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

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

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

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

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

無虧欠也

銖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為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

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閒天高地下萬物散

殊流而不息各同而化天地閒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

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長

在天地閒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及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兪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

格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麤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

士

道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得出來
崎嶇底便不好

節

今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只是見得不透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元妙

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

道

夫

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
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
若拘滯於文義少閒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

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
在禮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

卻自會清賀孫

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隘墮於

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道夫

讀書法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

蓋是未曾經歷見得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

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九 正誼堂

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

至

為學之道聖賢教人說得甚分曉大抵學者讀書務要顯

究道問學是大大事要識得道理去做人大凡看書要看

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仍參諸解傳說教通透使

道理與自家心相肯方得讀書要自家道理浹洽透徹

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厭而飭之使自趨之若

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椿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節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子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祖道

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

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補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

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

人

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

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

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

朱子語類 卷之二 正誼堂

卻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

了方看後版消

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看人文字要當如此豈可

忽略當

看文字當如高舩大扁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

纔離小港便著淺了濟甚事文字不通如此看側

讀書看義理須是曾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

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胷中便結聚

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閒事不要閒思量只專心去玩

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消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今
罷下著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而今說以前
不會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成又怕那箇難又怕性
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閒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問
遲速少闕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會做得今使用下工
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閒擔閣一生不
知年歲之老 備

天下書儘多在只恁地讀幾時得了須大段用著功夫無
一件是合少得底而今只是那一般合看過底文字也
未看何況其他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
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人傑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爲

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
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極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
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浩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夫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
字卻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
會記性入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汎汎然念多

只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卻當兼看已

讀者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日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卻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己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警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或一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腳踏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崖去崖得多後卻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省卻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解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爾然用工亦須是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始得大

雅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合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會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會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

又曰不可信口依稀略綽說過須是心曉

萬

其始也自謂百事能其終也一事不能

闕

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學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

廣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

若海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

字要見著落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

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大抵爲學老少不同年

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

晚卻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

會須沈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

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

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

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

諷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卽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
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
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
如讀讀來讀去少閒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
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
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
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
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
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靦躑不安一似倩

朱子語類

卷之二

十四

正誼堂

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
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
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
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
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
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摹寫他言語做文
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
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

備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
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

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車兩昔馬援以蒼葛興蒯王陽以衣囊微名正此謂也如王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肯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錄

今之學者看了也似不會看不會看也似看了方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裏便欲捨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去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捨去方能體認得又曰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面見有此屋便謂見了即無緣識得須是入去裏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閒架幾多窗櫺看了一遍又重重看過一齊

記得方是方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季

讀書須看他文勢語脈芝

讀者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

了無益揚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取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為學亦然

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去終至都不
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廣

近日真箇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

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

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便下稍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

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

知一撞百碎前輩也是讀書某曾見大東萊之兄他於

六經三傳皆通親手點注並用小圈點注所不足者並

將疏楷書用朱點無點畫草某只見他禮記如此他經

皆如此諸呂從來富貴雖有官多是不赴銓亦得安樂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讀書他家這法度卻是到伯恭打破了自後既弄時文

少有肯如此讀書者賀孫

人之為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

心之所得者何事道夫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

常見得在心目閒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

悅處恐終無益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

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益

初學於敬不能無閒斷只是才覺閒斷便提起此心只是

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
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滾則此心易得
沮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賀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
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句逐字各有著落方始好商
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閒
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會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
遺闕

立志不定如何讀書芝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
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卻說要虛心心如
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剛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
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
何卻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

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卻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

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卻去看祖道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功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己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出其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上文上功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功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卻且放心智寬閒不可貪多又曰

朱子語類 卷之二

天 正誼堂

陸子靜嘗有勿人讀書之說亦可且如此不可終日思量文字恐成硬將心去馳逐了亦須空閒少頃養精神又來看清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節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省察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又云

文字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麤底也

當看稟

看文字須是虛心莫先立己意少刻多錯了又曰虛心切

己虛心則見道理明切己自然體認得出

學

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裏只被人不虛
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己身上一般
意思說出把做聖人意思

語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大抵看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
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曉喻
卻教當時人如何曉

節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
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册上求不就
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

語

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
會處又其次則解釋文義

雜

學者不可用己意遷就聖賢之言

德明

因求講學言論傳之答曰聖賢之言明如日月又曰人有
欲速之病舊嘗與一人讀詩集每略過題一行不看題
目卻成甚讀詩也又嘗見冀實之轎中只著一册文字
看此其專靜也且云尋常出外轎中著三四册書看一
册厭又看二册此成甚功夫也

力

為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

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

可學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買金人雜賣店中那得朱子語類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卽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卻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

浩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

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
是便自有合辨處

璣

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
看正文了卻著深思熟讀便如己說如此方是今來學
者一般是專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說得新奇人說得
不如我說得較好此學者之大病譬如聽人說話一般
且從他說盡不可勦斷他說便以己意見抄說若如此
全不見得他說是非只說得自家底終不濟事久之又
曰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
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卻將注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飢
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
益也又曰某所集注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
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閒看過了

和道○以下
論看注解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
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
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
大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
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

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

更添思無邪三字其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撮扯住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撮扯住乙窮盡其詞兩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學家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大雅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

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着便自不相礙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
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
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益卿

解書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卻不妨添
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恰是重字

端蒙

聖賢說出來底言語自有語脈安頓得各有所在豈似後
人胡亂說了也須玩索其旨所以學不可以不講講學
固要大綱正然其閒子細處亦不可以不講只緣當初
朱子語類

卷之二

正誼堂

講得不子細既不得聖賢之意後來胡亂執得一說便
以為是只胡亂解將去

益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
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詩昌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
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

漢王處與史贊過秦

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綽看過心下似有似
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合徹

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

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

日讀書下著頭不與閒事管取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入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閒甚書讀不告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是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若不是他專心致志如何會悟

持守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

土毅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懷孫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

纔出門便千歧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

夫道

朱子語類

卷之二

語

正誼堂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

文蔚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做甚麼人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

節

人心常爛爛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為人

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

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爛然在矣心既常惺惺

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升卿

古人警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他人

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

巖和尚每日閒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

今時學者卻不如此

文蔚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

升卿

試定精神看一看許多暗昧翹翹各自冰散瓦解太祖月

詩曰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日未上時黑

漫漫地才一絲線路上便明

伯羽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

似須硬著筋骨擔

賀孫

學者爲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

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

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三五

正誼堂

如秤令有低昂卽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

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

宰縱說得亦何益

錄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

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卽天命在人便無不

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

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

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

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

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

風和日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悴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

諫

但操存得在時少閒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祖道

持養之說言之則一言可盡行之則終身不窮餘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使好人傑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升卿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麤一事學者之通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五十一 正誼堂

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即為麤

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

人無毫髮閒則天理常存人欲消盡其庶幾矣哉大雅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

探討之功豈易量耶益卿

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會得露頭面故燭理

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面看他既喚做

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伯羽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

地虛明如日月要閒心卻不閒隨物走了不要閒心卻

閒有所主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

道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

文蔚

把定生死路頭

方子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

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

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卻說求放心存心養

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

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

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

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

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道夫

今說此話卻似險難說故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

語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

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

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

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

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

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

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念

之間耳何難而不爲

大雅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

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卻是能持敬但

是他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卻沒下面一截事覺而今

恁地做工夫卻是有下面一截又怕沒那上面一截那

上面一截卻是箇根本底

卓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敬則萬理具在

節

敬勝百邪

泳

朱子語類

卷之二

美

正誼堂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著力處亦無

一分不著力處方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

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肆邪侈意思也退聽賀孫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閒斷一事有差也是閒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柄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

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

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

矣升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升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裏只

要箇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振

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方問乃是敬貫動靜曰

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方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

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

惟篤於持敬乎直鄉端蒙

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誠只是去了許多偽敬只

朱子語類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窒此是極處了去偽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

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備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

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

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

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

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

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人傑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銳專一在此今看

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卻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閒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賀孫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朱子語類

卷之二

卑

正誼堂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道夫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

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明德

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義孫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詩昌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

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佐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

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走作閒思慮則此

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

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侷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旦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會做得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卻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地得此心光

朱子語類

卷之二

聖

正誼堂

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着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卻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

大雅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旣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

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閒斷始得若無閒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爲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砥

朱子語類

卷之二

聖

正誼堂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

精神

靜便定孰便透

義剛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方

同循五屬奠公福
正誼書局纂校開辦

侯官楊 沒雪滄總校

閩縣梁濟謙德鄰覆校

侯官鍾啓昌瑞庭分校

閩縣范福年毅之分校

朱子語類卷之二終

朱子語類

卷之二

墨

正誼堂

